

## 極樂鳥的獵食

莊曉莉

我在睡夢中聞見淡淡的蒜香味，赤著腳追尋著氣味來到飯桌前，隔著半掩的屏風看見媽在廚房忙碌的背影。桌上的牛肉羹呼呼地吐著氣，我瞥了瞥廚房那雙晃動的腳，放心地捧起碗扣住臉稀裡嘩啦地往裡吞。她的手輕扶在我的左肩，像一隻溫柔的海蜃深深地紮進皮膚。我竟不敢回過頭看她。

我想我是錯了，偷吃了她刨開的半顆心臟。

對於做了這樣的夢，我感到很是愧疚。夢裡的一切，不是你所極愛便是極怕的東西。牛肉羹悠悠的熱氣是濕潤的肥料，注入我幹涸的眼球，長出一根根尖銳而固執的小刺。

爸坐在朱紅色長方形餐桌的尖端，臉上掛著慣常淺淺的笑容。我的眼睛穿過他充滿溺愛的注視，在廚房裡那單薄的背上失了焦。她跟前的天空是灰藍灰藍的。今天應該是個平常的日子，我想。

“女兒，以後是要跟爸還是跟媽？”

他碗裡如手指般大小的牛肉羹越發漲大，像一張張麻木而發白的乾屍臉。那是一個個有故事的人，沉浮在暗紅色的沼澤中。

“跟媽。”

我記得媽跟我說過，湯是整道菜的關鍵，要加少許紅醋和澱粉勾芡，那是年轻时爸最爱的味道。

“女兒，以後是要跟爸還是跟媽？”

廚房的透明屏風上是一隻不知名的鳥，豐盈的羽毛全都驕傲地站立在皮膚上，合著翅膀靜默地望著我們。

“跟媽。”

我記得媽跟我說過，那叫極樂鳥，是一隻來自天堂的鳥，九六年剛搬進來時爸親自到進口店裡挑選的，說溫柔得像媽。

“女兒，以後是要跟爸還是跟媽？”

我盯著屏風上的鳥，那分明是一隻饑餓的禿鷹，舒展乾癟的巨翅，虎視眈眈地望著爸碗裡漸漸脹大的那一團團扭曲的臉龐。我目怔怔地看著他盡情叼食著碗中的獵物。爸大口大口吃著，我心裡竟莫名其妙地覺得舒心。

“跟媽。”媽從廚房裡端出一碗牛肉羹，坐在爸右邊的座位上，一如往常。她用那雙碧綠色雕花筷子在碗裡打圈攪動，陶瓷間曖昧的摩擦聲在耳膜邊來回放大。她碗裡的牛肉羹早已沒了熱氣，那是一隻隻會哭的魚，在這個恬靜的女人的掀起的漩渦里艱難地呼吸著。

爸直起身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。

那是 2000 年的某一天，我再也不吃牛肉羹了，我的童年我的爸爸和我的家被那隻鑲在屏風上的禿鷹嚼得血肉模糊。媽偏說，那是極樂鳥的化身。

評判評語：對顏色、感官經驗很留心，與食物相比，鳥的意象處理佳。飲食徵文但食物並沒有在中心，有點可惜。